

# 我们 为什么要 呼救

李西闽 | 著

活着就是冒险，  
生命脆弱如黑暗中的微火，  
唯有爱可以守护它。



我们  
为什么要  
呼救

李西闽 | 著

## 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我们为什么要呼救 / 李西闽著. -- 长沙: 湖南文艺出版社, 2018.5

ISBN 978-7-5404-8654-9

I. ①我… II. ①李… III. ①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  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8) 第 067947 号

## 我们为什么要呼救

WOMEN WEISHENME YAO HUJIU

作 者	李西闽
出 版 人	曾赛丰
出 品 人	陈 昱
出 品 方	中南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浦睿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上海市巨鹿路417号705室(200020)
责任编辑	刘诗哲
封面设计	凌 瑛
责任印制	王 磊
出版发行	湖南文艺出版社 (长沙市雨花区东二环一段 508 号 邮编: 410014)
印 刷	恒美印务(广州)有限公司
开 本	880mm × 1230mm 1/32
印 张	9.25
字 数	199千字
版 次	2018年5月第1版
印 次	2018年5月第1次印刷
书 号	ISBN 978-7-5404-8654-9
定 价	52.00元

(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与本社出版科联系。联系电话:0731-85983029)

谨以此书，献给汶川大地震中所有的遇难者与幸存者，也献给所有热爱生活的人们。

——李西闽

去年上海最寒冷的时候，我去了阿根廷的乌斯怀亚，那里据说是世界的尽头。有人说，乌斯怀亚有也格来日斯灯塔，也有孤独。红白相间的灯塔静静地矗立在比格尔海峡的一个小岛上，水鸟叫唤着，从天空掠过。我感受到了灯塔的孤独，觉得它是个巨大的心脏，永不止息地跳动。

有个穿黑色卫衣的女孩，独自站在船舷边，默默地凝视灯塔，目光忧郁，让我想起了世界上很多孤独的灵魂。我在世界尽头邮局，给一些同样孤独的人寄了些明信片。有人说，从这个世界上最小的邮局寄出的明信片，有的根本就到达不了目的地，我不相信。当那个孤独而又快乐的老人在明信片上用力敲下邮戳时，我就坚信，那些明信片都会被送到那些孤独者手中，成为就像也格来日斯灯塔一样的真实存在。

有个孤独的人叫莹，她在中国最北方的城市里，每天晚上在电台工作，用她甜美的声音陪伴深夜里不能入睡的人们。有时在凌晨下班后，独自穿过寂静街道回家时，她会突然流下泪水。她一直在等待我从世界尽头邮局寄来的明信片，像等待一只带来春天消息的候鸟。

那真是漫长的等待，快一年了，她也没有收到明信片。我特别内疚，仿佛是个做错事情的孩子，避免和她说话，也不敢去微信朋友圈里看她日复一日的笑脸和独语。

这个秋天还剩点尾巴的时候，我来到了一个叫丁屋岭的古老山寨，住在靠山的一间小木屋里，试图在这个似乎与世隔绝的地方写本小说。我有个怪毛病，在家里根本无法进行长篇小说的创作，必须找个地方将自己封闭起来，才能写完一本书。我很清楚这是个坏习惯，如果说我的小说创作本身是冒险的话，我每次出去写作更是一次次巨大的冒险。活着就是冒险。

比如那年在银厂沟，我差点没了命。那年五月的银厂沟，阴郁的天空，时断时续的雨水，各种各样的野花开放。我住在叫鑫海山庄的度假村里，写一本叫《幽灵战舰》的小说。写作间隙，我会站在房间的阳台上，眺望云山雾罩的九峰山。山谷的风无拘无束，我的心也无拘无束。5月12日中午，天空中出现了阳光，漫山遍野的蝴蝶和虫豸在飞舞，我似乎听到了它们的尖叫，可是我无动于衷，只是惊诧于它们的美丽。灾难在下午两点二十八分降临，是黑色的时刻，大地颤抖、咆哮，山摇地动。顷刻之间，我被深埋废墟……七十六个小时后，获救的我看着满目疮痍的山野，欲哭无泪，心里埋下了恐惧和绝望的种子。

黑色的瓦，暗红土墙，旧杉木门扉，狭窄巷道，磨得光滑的青石板路面，偶尔的人声和狗吠……丁屋岭有时会让我突然置身于古旧的时光里，不能自拔。我时常陷入可怕的宁静，那时山野

的鸟鸣声，以及金灿灿的阳光，都让我沉迷。夜色降临后，鸟儿归巢，星星是天空的灯盏，一颗颗被点亮。夜晚的古老山村，才真正寂寞入骨。无边无际的寂寞中，我在文字中游走，癫狂。文字是毒药，将我一遍遍毒死，而文字又是灵药，刁钻地进入我的灵魂，一次次将我唤醒，告诉我还活着。

子夜时分，我停止了打字，用凉水洗了把脸，打开门。黑黝黝的山林隐藏着未知的东西。我深深吸了口气，又关上了门。我想起了遥远的乌斯怀亚，矗立在小岛之上的也格来日斯灯塔——它是黑夜里的灯火，总有一些东西应该被照亮。我想起了在遥远北方的莹，她也许还在电台里给无法入睡的人们讲述着什么。

我还想起了另外一个人，他的名字叫苏青。

苏青是我的难友。

大地震发生的时候，他正在银厂沟风景区的小龙潭前给一对年轻男女拍婚纱照。年轻男女站在一块石头上，背对着清澈潭水，摆着相互接吻的恩爱造型。苏青正要按下快门时，山崩，地裂，在连绵不绝的轰响中年轻男女瞬间就被埋葬，苏青的下半身也被石头压住……三天后的黄昏，我们被同一支救援部队营救，抬上同一架军用直升机，送到成都的医院救治。

军用直升机腾空而起时，我侧过脸，看着旁边蓬头垢面的苏青，他泪流满面。我没有流泪，但我知道，我和他一样，从此命运被改变了。我伸出可以动弹的右手，他迟疑了会儿，慢慢伸出左手。我们的手握在一起，什么话也没说。

巧合的是，他和我被送到了成都的同一家医院。医院病房爆满，到处兵荒马乱，不断有伤者被送进医院。我和苏青住在住院部外面场地上的帐篷里，每个帐篷里都有四张病床，我的对面就是苏青。他躺在病床上，一言不发。我躺着，头上包裹着绷带，浑身无法动弹，看不清他的脸，不知道他是不是还在流泪。我旁边的病床上躺着个小姑娘，一直在沉睡。苏青旁边躺着个老头，



不停地呻吟。医生护士根本就不够用，给我们检查完，处理了下伤口，打上吊瓶，就匆匆赶去看别的伤员。

疼痛是我应该面对的事情，我忍耐着不叫唤出声。苏青也和我一样，甚至比我要痛，我听到医生说过，他两条腿都断了，十分严重。从上海赶来的妻子在不停地接听电话，替我回答很多很多人的问题。我不想说话，一句话都不想说，闭上眼睛，又睁开，在反反复复的睁眼闭眼中沉睡过去。

在疼痛中醒来，发现妻子趴在我身边睡着了，我不动弹，不忍心惊扰她。我抬起头，看到一个老太太在给苏青擦脸。我以为是苏青的母亲，后来才知道，她是个志愿者，以前是这个医院的护士。给苏青擦完脸，她就走了。过了好久，她又回来，端着一个小盆坐到苏青床头。她轻声说，我给你打来了稀饭，吃点吧。苏青紧紧地闭着嘴巴，不说话。老太太叹了口气，不吃东西怎么行，你伤重，要补充体力的。苏青还是不说话。

老太太看了看他的吊瓶，又走过来看了看我的，对我说，这瓶滴完了，我给你换上。换完吊瓶，她问我饿吗，我去给你打点稀饭？我说不饿，就是渴。她给我水喝，我喝完水，又闭上了眼睛。我不知道苏青渴不渴。

噩梦中醒来，天已经大亮，灰蒙蒙的天空，飘浮着刺鼻的味儿，一种死亡的气味。妻子见我醒来，对我说，你一直在喊叫，不要紧吧？我笑笑，说渴。她给我喝水。呛了，连声咳嗽，咳嗽拉动了肌肉，浑身伤口的疼痛连成一片。大汗淋漓。她轻轻地擦去我额头上的汗水。

我发现对面病床上的苏青不见了，其实那时我还不知道他的名字。我问妻子，对面的那个人呢？妻子说，一大早，就被护士推走了。我说，知道他干什么去了吗？妻子说，好像说是转院动手术去了。我闭上眼睛，内心很空落，又无法说出什么。旁边的小姑娘在轻声唱歌，她的右手吊在绷带上，圆嘟嘟的脸上有几道划痕。那个老太太带着笑在给她梳头。她看到我，停了不唱，朝我笑笑，我也朝她笑笑。

你唱得真好听。

叔叔，我会唱很多歌，你要喜欢，我天天唱给你听。

谢谢你。

她又开始唱。

那时候，她就是天使，给我们唱歌，让我心有慰藉。老太太悄悄挨个儿和大家说，不要当她的面提起她的父母，因为他们已经不在人世。听着她的歌声，我想大哭，可是我只能对她笑。

### 三

霜降过去了，山寨里没有降霜。一连几天的晴天，白天的阳光暖烘烘的，如果坐在阳光下晒太阳，容易昏昏欲睡。从我住的木屋里看出去，十几米外的山壁上，野草和藤蔓丛生，有一串串红色的野果，十分诱人。老家人都叫这野果蛇泡泡，藤蔓上有细小的刺。小时候采摘蛇泡泡时，不小心会划伤手。注视着阳光下红得透亮的蛇泡泡，我想去采摘，可终究没有伸出手。

写作间隙，我不断想起苏青。就在我到了屋岭之前，他给我打过一次电话，说大地震快十年了，还得去探访杨文波一家，问我有没有空。我说等我写完新书，再和你一起去。他说等着我。听他的口气不是很愉快，但我没有追问他为什么。

本来以为，当初在成都医院和苏青分别，就不会再见面。几天之后，我离开了成都，回到上海的医院治疗，就和他失联了。大地震一周年的时候，我回银厂沟，路过一个村子时，看到一个长头发、瘦高个、穿着黑色西装的年轻人用微型摄像机拍摄村民建房子。我觉得他面熟，就让朋友将车停了下来。我坐在车上沉默了几分钟，脑海里搜索着对此人的记忆，隐约觉得他就是在军用直升机上和我握手的那个人。我下了车，朝他走过去。他看到了我，愣了，几秒钟后，说，你是——

我笑了笑，没想到能够再见到你。

他伸出了手，我们的手在一年之后，又紧紧地握在一起。

苏青说，见到你真好，老哥，当时本来想给你留个联系方式的，可是那时我太绝望了，就打消了那个念头。

我理解，只是一直记着你。

因为各自都还有事情要办，我们相互留了手机号码，约定第二天晚上在成都见面。那天晚上，天一擦黑，他就来到了我住的格兰会宾馆。我给他倒了杯茶，仔细端详他。他的眼神忧郁，脸色苍白，但还是充满了微笑。

老哥，你也许不知道我是干什么的吧，我是个摄影师，叫苏青。

我叫李西闽，写小说的。

作家，幸会幸会。

寒暄了一会儿，我们就离开了宾馆，找了家火锅店，边吃边聊。我们像久未谋面的朋友，无话不谈。苏青是个孤儿，在孤儿院长大，大学毕业后，做了摄影师，在一家婚庆公司工作。大地震让他失去了右腿，装了假肢。他没有留在成都工作，而是去了上海，在一家时尚杂志社工作，没有再去给人拍结婚照——心里有阴影。谈起在他镜头前遇难的那对情侣，他心里特别难过，眼睛也湿了。

他有个计划，要拍个地震幸存者的纪录片，准备拍十年。说到这里，他说，我正要找个人撰稿，刚好老哥是个作家，本身又是幸存者，更能感同身受，到时请你主笔，不知老哥愿意不愿意。我爽快地答应，没有问题。

十年，拍一家人，这是个大工程，我怀疑苏青能否坚持下去。对未来的很多事情，我没有信心。苏青说，无论如何，我要做完这件事情，也许是对大地震最好的纪念，最重要的是，对我个人而言，是种慰藉。

苏青的纪录片讲述的是杨文波一家的故事。

## 四

杨文波六十多岁，一辈子都生活在龙门山里的白水村。他有个独生子杨松树，在深圳打工，儿媳妇李翠花和孙子杨小虎在家。大地震发生的时候，杨文波正在家里看电视，李翠花在山里挖黄连，杨小虎在学校里念书。

杨文波家的房子是两层的楼房，房子建成不到两年，是用儿子多年在外打工赚来的钱建的。杨文波对儿子很满意，走在村里腰板挺得直，说起儿子眼睛放光，唾沫横飞。突如其来的大地震震垮了他家的房子，也将他埋入废墟之中。在废墟里，他最先想到的不是儿子，而是孙子杨小虎。

山坡像波浪一样翻滚，轰隆隆巨响，李翠花死死地抱着一棵树，心里惊骇。不远处河边的山在崩塌，山间的村庄房屋纷纷倒塌，掀起阵阵浓尘。强震过后，吓得瑟瑟发抖的李翠花发现自己没有被吞噬，脚下也没有裂缝，顷刻间，她想起了六岁的儿子。她承认，在那个时候，她已经忘了公公杨文波，不顾一切地朝学校的方向奔去，路上跌了几跤，已经记不得了。

李翠花跌跌撞撞赶到学校，发现学校已经变成废墟。活着的师生，有的在哭，有的茫然地看着废墟，有的在大声呼喊，有的在寻找……断断续续有家长赶来，哭声喊声连成一片。李翠花哭

不出来，泪眼迷蒙，不停地擦眼睛，寻找着儿子。天空中的日头在云中穿行，时隐时现，偶尔投射下惨白的光芒。李翠花没有在活着的人中找到儿子，却发现了灰头土脸、满脸哀伤的张老师，张老师是杨小虎的班主任。

李翠花的声音颤抖，张老师，你看到小虎了吗？

张老师支支吾吾，我，我……

李翠花感觉不妙，张老师，你说实话，小虎到底在哪里？

张老师脸色发灰，浑身发抖。李翠花双手突然抓住他白衬衣的衣领，使劲地扯了扯，撕心裂肺地叫唤，我的小虎呢，小虎呢——

张老师的泪水滚落，咬着牙，什么话也说不出来。

小虎被埋在了废墟之中。教学楼有四层，一年级的班级都在一楼，小虎和他的同学们被埋在废墟的最底部。李翠花放开张老师，疯了似地冲到废墟上，不停地呼喊，小虎，小虎——

面对废墟，李翠花无能为力。

她一直守在废墟上，从白昼到天黑。天黑后，天降大雨，浇洒在满目疮痍的黑暗大地。无论是大雨还是剧烈的余震，李翠花都没有离开废墟，她要守着儿子，不抛下他。一直到天亮。

天亮后，有救援队陆陆续续进入这个山区小镇，有些孩子从废墟里被救出，每救出一个孩子，李翠花都会喊叫着走过去，看是不是自己的儿子。也有些孩子的尸体被挖出来，放在废墟旁边的空地上，盖上了白布。家长悲伤地将自己孩子的尸体搬走，李翠花看着他们，万箭穿心。

村里活着的人大都被疏散到安全地带了。

没有人知道杨文波还活着。他沉睡了不知多久，醒过来时是黑夜。他听到狗的呜咽。那是熟悉的声音，是他养的狗。他喊叫道，黑狼，黑狼——

黑狼是杨小虎起的名字，他说大黑狗是条狼。黑狼听到主人的声音，用前爪用力地刨着破碎的水泥和砖头，企图救主人于危难之中。杨文波动了动身体，好像没有受什么伤，只是觉得饥渴，他被压在一堵墙下，幸好电视柜撑起了个狭小空间。小虎呢？翠花呢？杨文波心如刀割，老泪纵横。他大声喊道，黑狼，小虎在哪里，翠花在哪里？

黑狼呜咽。

杨文波又大声喊叫，快去找小虎，不要管我，去把他找回来。黑狼抬起头，狂奔而去。

震后第二天的晚上。学校的救援还在进行着，很多士兵在废墟里挖掘。黑狼找到了在和士兵们一起挖掘的李翠花。黑狼扑过去，咬了咬她的裤管。看到黑狼，李翠花百感交集，蹲下身，抱着它，泪流满面。她这时才深切地想起了公公杨文波，这两天里，也偶尔想过他，心里虽然牵挂，但在她心目中，公公还真没有儿子重要。李翠花心里愧疚，对黑狼说，我爸爸他还活着吗？黑狼呜咽着，挣脱了她，在废墟里寻找着什么。

李翠花跟在它后面。

她晓得，黑狼和杨小虎可好了，每次小虎回家，还没有到村口，黑虎就飞奔出去迎接他。也许黑狼可以闻到小虎的气味，知



道他埋在哪里。黑狼在某处停住了，爪子用力刨着，呜咽着低吼。李翠花觉得小虎就埋在这下面。她赶紧找来了几个士兵，央求他们从这里挖下去。

那几个士兵脸色沉重，没有拒绝她，一层一层地往下挖。挖掘异常的艰难，每挖下一层，都要费很大的工夫，所以，进展十分缓慢。李翠花配合士兵，不停地将打碎的水泥块搬走，不知疲倦，蓬头垢面的她似乎苍老了十岁，双手都磨破了，血和泥巴糊在一起。从夜里一直挖到天亮，又挖到中午，才挖到最底下一层，那些士兵都已体力不支。

杨小虎被埋在压垮的课桌底下。李翠花俯下身，搬掉儿子身上的木板，轻轻地扒掉他脸上的渣石和泥尘，眼泪如雨，落在儿子的脸上。一旁的士兵咬着嘴唇，默默看着她。李翠花抱起了儿子，在士兵们的帮助下，艰难地走出了废墟。

李翠花让士兵将儿子用白布裹起来，背在背上，用绳子绑好，然后要回村。憔悴不堪的张老师走到她面前，讷讷地说对不起。他的眼睛通红，眼角还有些许的眼屎。李翠花瞥了他一眼，什么也没说，她的眼中已经没有了泪水，现在，她要带孩子回家。学校离家有十公里山路，李翠花拖着脚，像背负着一座大山，缓慢地走着。黑狼走在前面，不时一路小跑，在远远的地方停下来，回头张望，见她走得缓慢，又跑回来，对着李翠花呜咽，摇着尾巴。

李翠花想起了公公，不知道他是死是活，丈夫在遥远的地方，不知有没有得到家乡遭灾的消息。她的手机也弄丢了，就是手机还在，也不敢打电话给他。儿子死了，她不知道该怎么和他说